

開放文學－風花雪月－玉燕姻緣全傳 第六回 呂昆探病看鮑公 張寅好語勸良朋

詞曰：試問水歸何處？無休，徹夜東流，滔滔不管古今愁。浪花如噴雪，新月似銀鉤。暗想當年富貴，掛錦帆直至揚州。風流人去幾千秋。兩行金線柳，依舊纜扁舟。

這一首閒詞按下。

且言呂相公與柳姑娘正在此敘談衷曲，不覺侯韜那裡〔醒〕來，看見眾人各散，便問家人道：「呂相公與柳姑娘都往那裡去了？」有人回說：「在各處亭台上閒步。」侯韜道：「如此，快去請來！」誰知呂相公與柳姑娘在小金橋邊談心。到底柳姑娘是侯韜的人，呂相公有些膽怯，忽聽一聲喊叫，呂相公失了一足，往底下一滑。喜得有株柳樹抓住，未曾落水，嚇了一跳。連連過來入席。柳姑娘與黃、李、莫三人隨後到了，備人俱次坐下。

吩咐取暖酒，又飲了幾杯。先打發人〔送〕柳姑娘回去。呂昆意欲告別，六頭道：「天氣尚早，何不再用幾杯？」呂昆見柳姑娘已去，心下卻不快樂，遂開言道：「小弟本來量淺，不能多飲，況且要往家母舅處一走。另日當得前來奉陪。」言畢，起身要走。侯韜一把攔住，道：「兄休得過謙！飲酒談心，自是文雅之事。一向難會尊駕，今日偶爾相逢，三生有幸，何必故推？」要知：才子佳人，誰個不愛？侯韜雖然是個粗人，見呂相公才如子建，貌似潘安，心中亦極羨慕，故又命人取酒，換大杯，苦苦相勸，呂相公沒奈何，只得勉強又用了兩杯，起身作別。帶著書童，至舅老爺家，將月支送與鮑舅老爺，辭別回家。

才到門首，有人回道：「張相公在書房中等候多時。」呂昆先入內見了夫人。夫人道：「我兒，你母舅連日可曾好些？」呂昆道：「不過吃了些發物，無礙大事。連日請醫調治，自然無妨。〔母〕舅多多致意母親。」夫人道：「張家賢姪在書房等你，不知有何話說。快去見他。」

呂相公來到書房，張寅道：「賢弟，令母舅大人連日貴恙如何？為什麼擔閣多時，此刻才回？」呂昆道：「兄請坐下，有一件新文事，與兄談談。」二人坐下。巡茶已畢，呂相公道：「今日小弟奉母命去看家母舅，不意選遇黃子方、李連義二人。他道南京有個什麼文兄來了，也是我輩人物，借在侯總兵家南凹小桃園設宴相請；那文兄約弟前去赴宴，得親教益。誰想侯總兵的令郎侯韜兄在坐，小弟前去坐了一會，並不見什麼南京來的文兄。不知黃、李二人弄的什麼鬼！小弟故爾擾了他幾杯，只得告辭方回。不知兄的駕到，有失迎迓，望勿見罪！」

呂昆只將會侯韜用宴的話細言一遍，並沒有題起那柳姑娘小金橋贈燕的話。原來呂昆與張寅垂發相知，又是同里進的生員，兼以通家至好，呂昆每每有疑難事情，務必請教張寅的主意。張寅卻比呂昆年紀大得兩歲，作事多能，才情敏捷。呂昆每每有些畏懼他，所以把會柳卿雲只節事按下不題。一則柳姑娘乃煙花妓女；二來恐他母親知覺，故爾在張寅跟前並不題起。所謂：

共程對面，隔心千里。

張寅道：「賢弟，愚兄此來非為別事。只因本學劉老師奉軍門大人特提，升了知縣。今日就要動身上任。愚兄前來，特與賢弟商量，同備一分程儀，前去送他，一來恭喜老師高升，二則聊表門生之意。不知賢弟意下如何？」呂昆道：「既然如此，理當送禮。」吩咐家人：備一分禮，拿我名帖送到劉老爺衙門去；只說敝上人因公事在身，不得親自前來候送，務要照單全收。家人奉命，備了海參、魚翅、瓜酒、火腿四色禮，取了名帖、禮單送去。張寅也吩咐家人回去備帖送禮不題。

再言張、呂二人談至黃昏，命人擺灑，飲了幾杯。忽然想起道：「愚兄有句肺腑之言，不知賢弟可聽否？」呂昆道：「弟與兄長非一日之交，有話自當領教。」張寅道：「所說侯韜並非賢良之輩，皆係眼見，並非耳聞，一向在那些秦樓楚館走動，結交的都是九流三教；況且那黃、李二人現奉學台答革在案，乾的俱是些謀為不軌之事。賢弟與這乾人為伍，將來必有後患。凡事是日近日親，愈遠愈疏。自愚兄看來，這乾人宜遠而不宜近。賢弟當從此與他們斷絕往來，避凶趨吉，豈不為美？愚兄一片誠〔意〕。又道：忠言拂耳〔利〕於心，良藥苦口利於病。吾弟大才，請自細想。」張寅這句言語，說得呂昆滿口銜冰難吐水，惟有沉吟暗點頭，連連道：「兄乃金石之言，小弟敢不遵命！只是侯韜明朝不著黃、李二人來尋我便罷，倘若再來，如何回他？」張寅道：「賢弟不必憂慮。明日黃、李二人不來相請便罷，倘若再到尊府相請，可著門上的人如此如此回他，想他們見賢弟不在家內，必到舍下探聽，愚兄自有道理，管教他：周郎妙計安天下，賠了夫人又折兵。」呂相公道：「兄長此計甚妙！」即忙〔把〕張寅的話吩咐家人：必將此話依計而行。言畢，又飲了幾杯，送到大門外，一躬而別。

張寅回到家下，命書童掌燈到書房。又取了一壺暖茶，放在旁邊。沉吟暗想道：「方才與呂賢弟所說之言。若是黃、李二人將來知道，豈不怨恨於我？」又想到：〔這〕也是為人招尤。朋友之間，誰人肯這般苦苦相勸？皆因是昔日同窗相好。倘若呂賢弟依舊與他們往來，我自今以後：

閉門不管窗外月，吩咐梅香自主張。

按下張寅。再講侯韜與莫、黃、李四人在園中，看見呂昆與柳卿雲已去，一場掃興。吩咐收了酒具殘肴，準備牲口回家。有下人將牲口拴到槽頭，撒和草料不題。

單表侯韜在園中不曾飲得暢快，吩咐從新擺酒。直至半酣，說道：「我大爺看小呂品貌非凡，甚是風月。但不知明日可能再請他來親近親近？」六頭道：「原人開原鎖。還是李、黃二人前去為是。」黃、李二人聽得六頭這句話，有些眉皺，心下暗愁道：「今日原是路遇，若是到他家下相請，定然不來。況且侯大爺早間又有語言：若是請他不來，毋許上門。這便如何是好？」只得開口，望著侯大爺道：「晚生等因見呂昆與柳姑娘席間眉目傳情，自然他兩下有心。明日我二人只說柳姑娘在大爺府中，他定然肯來。」侯韜大喜，隨命人換大杯，連敬三杯。李連義道：「掌在晚生身上！」黃、李二人以為深得其計，孰不知：

萬事不由人計較，一生都是命安排。